

在当时的复杂争论中，我们注意到：清教徒这个称呼适用于三种人。他们通常团结在一起，但观点和动机相去甚远。有政治清教徒，他们坚持市民自由的最高原则。有教规清教徒，他们反对国教会的礼仪和主教制。有教义清教徒，他们严守最初改革派的思辨体系。宫廷党、国教会体制和阿米尼乌斯派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唯一的区别在于：阿米尼乌斯派最近几年才传入，还没有包括偏向国教会和君主制的人士。然而，全体臣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人们跟朋友的团结越来越紧密，跟对手的鸿沟越来越宽阔。最后，党派对立的形势完全确定、规范统一。

本届下议院跟詹姆斯、查理，甚至伊丽莎白朝历届下议院一样，清教徒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他们认为：为自己事业服务的最佳手段莫过于揭露和惩治阿米尼乌斯派，后者将革新引入教会。在他们所有的对手当中，阿米尼乌斯派最不受欢迎、势力最弱。不难预见：这种做法不仅能满足教义清教徒的敌意，还能给教规清教徒和政治清教徒带来相当可观的利益。劳德、内利、蒙塔古和其他主教是主教制的首要支持者、国教会教规和礼仪最热忱的支持者。人们设想，他们都浸染阿米尼乌斯派学说。上述诸人及其学说极力维护绝对服从、尽忠君主的理论。这些人一旦遭到谴责，逐出教会和宫廷，人们就会断定：教会体制受到道德打击，国教礼仪不再严格坚持。国王丧失了最忠诚的朋友，就不得不降低他目前坚持的王权最高原则。

然而，查理不仅看清了配合这种措施必然产生的政治后果，而且出于虔诚和良心的原则，坚决反对。查理品德高尚，

既不因年轻而放纵，也不因位尊而逸乐。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皈依最诚挚的宗教感情。在虔信宗教的时代，这种性格本来应该给他带来莫大的好处，最后却证明是他毁灭的主因，仅仅因为他接受的宗教不是臣民普遍奉行的模式和教派。他的虔诚虽然远非罗马天主教，仍然浸染迷信的色彩，跟清教徒阴郁的精神背道而驰，被他们称为可憎的敌基督倾向。国王不幸深受劳德影响。下议院对所有这些教会长老深恶痛绝。人们认为，他们是国王最主要的朋友和最得宠的廷臣。查理决心不让朋友落入愤怒的敌人手中，解除武装、蒙受羞辱。国王完全没有军事准备，发现桀骜不驯的独立精神在国民中盛行；他认为，国教会体制的支持才是他最可靠的权威基础。

我们察看流传至今的下议院辩论记录，不难识别宗教热忱最初的火花。最后，这些火花点燃了全国的熊熊烈焰。一位诺斯先生引用常见的典故，似乎出自培根勋爵的著作。^①“如果有人遇见一条孤零零的狗，”他说，“狗虽然天性凶猛，还是会害怕。如果狗身边有主人，就会扑向那个以前把它吓跑的人。这就说明：低级生命依靠高级生命，增加了勇气和力量。人依靠全能的上帝，无疑可以相信一切。有全能的上帝，一切都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应该万众一心、坚定不移、公开宣誓立约：从此笃信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宗教。此后，我们就能保障此世的幸福。”^②

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还年轻，在国民中籍籍无名。这

① Essay of Atheism.

② Rushworth, vol. i. p. 646. Parl. Hist. vol. viii. p. 260.

些争论提到他的名字，因为有人听说他直接宣讲罗马天主教。^① 这位狂热的伪君子第一次发言，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看起来颇有趣味。

磅税和吨税的质询和争论跟这些神学或形而上学争议密切相关。下议院传唤海关官员，询问他们凭什么扣押货物。这些货物属于拒付吨税和磅税的商人。下议院询问财政法庭诸卿在这方面的判决。^② 一位伦敦治安官支持海关官员，因此囚入伦敦塔。商人洛勒斯是下议院议员，拒付这些关税。他的货物遭到扣押。他抗议这次暴行，似乎特权遭到侵犯。^③ 查理支持海关官员所有这些措施，他和下议院的争执每天都变得更激烈。^④ 议院讨论弹劾司库理查德·威斯顿爵士，^⑤ 国王开始考虑解散本届国会。

乔治·埃利奥特爵士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反对未经国会同意就征收磅税和吨税。抗议书交给书记员宣读，遭到拒绝。埃利奥特就自己宣读。然后，议事长约翰·芬奇爵士应召而来。他说：“国王已经传旨延会，不得提问。”^⑥言毕，他起身离席。全院大哗。他们将议事长推回席位，霍利斯和瓦伦丁强迫他就坐，直到简短的抗议书起草完毕，经口头表决而非投票通过。抗议书宣称：阿米尼乌斯派和罗马天主教徒都是

① Rushworth, vol. i. p. 655. Parl. Hist. vol. viii. p. 289.

② Rushworth, vol. i. p. 654. Parl. Hist. vol. viii. p. 301.

③ Rushworth, vol. i. p. 653.

④ Ibid. p. 658.

⑤ Parl. Hist. vol. viii. p. 326.

⑥ 国王有权延会或休会，从未受到质疑。先王在位第十九年，法官判决：国王传旨延会，国会就保持原状，直到下次开会，但那时没有委员会开会。但如果议院延会，委员会和其他事务仍然会继续。Parl. Hist. vol. v. p. 466.

邦国的心腹大患。磅税和吨税的征收者定为同罪，甚至自愿缴纳这些关税的商人都被称为英国自由的叛徒和公敌。下议院锁上门，国王派来的上议院引荐官一直等到抗议书完成才得以进门。引荐官奉圣谕取走桌上的权杖，结束议程。^①几天后，国会解散。

国王和国会反目，举国民怨鼎沸。查理故作严厉，因而火上浇油。其实，他没有力量、大概也不想走极端。迈尔斯·霍巴特爵士、彼得·赫曼爵士、塞尔登、科里顿、朗、斯特雷德因议院最后的骚乱入狱。这次骚乱被称为暴动。^②他们几经周折，获释几次推迟。人们普遍认为：当局歪曲法律，延长了他们的监禁。埃利奥特爵士、霍利斯和瓦伦丁因为在国会的煽动性演讲和举动，在国王法庭受审；但他们身为高级法庭成员，拒绝回答低级法庭的问题。法庭判他们监禁，直到国王乐意开恩，有人担保他们行为良好。埃利奥特和霍利斯罚款一千镑，瓦伦丁罚款五百镑。^③这个判决是王室影响的结果，只能证明国王不尊重国会特权。受害者英勇反抗武断的权力、保卫祖国的自由，因而深得民心。英格兰下议院虽然人数众多、拥有王国大部分财产，仍然多多少少缺乏防御能力；因为他们互不相下、没有领袖。然而，国王的苛政（如果这些迫害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话）为他们指出了领袖。他们为如此光荣的事业受难，怒火熊熊燃烧，勇气绝不动摇。

① Rushworth, vol. i. p. 660. Whitlocke, p. 12.

② Rushworth, vol. i. p. 661, 681. Parl. Hist. vol. viii. p. 354. May, p. 13.

③ Rushworth, vol. i. p. 684, 691.

这些囚犯在苦难中赢得了伟大的荣耀。他们获得有条件释放的承诺，却不肯屈尊向国王请愿，表示自己后悔不该冒犯天颜。^① 他们全体一致，拒绝找人担保行为良好，鄙视宽大处理的释放。不仅如此，霍利斯极力延长功德无量的苦难。有人提出保释他，但他拒绝服从法庭规章，坚持跟朋友留在一起。朗其实已经在大法官庭上获得保释，却当庭宣布不再继续保释。^② 但埃利奥特爵士在羁押中去世，舆论大哗，反对当局。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英格兰自由的殉道者。

① Whitlocke, p. 13.

② Kennet, vol. iii. p. 49.

第五十二章

对法兰西议和——对西班牙议和——宫廷与大
臣的情况——王后的性格——斯特拉福德——劳
德——教会革新——不法征敛——星室法庭和钦使
法庭的苛政——造船费——汉普登审判

我们现在面临新场景。查理发现：国会决心继续跟他作对，毫无缓和之意。他们一面侵犯王室特权，一面拒绝提供任何补助。议院决定：除非国王改变态度，更多地迁就国民，否则以后再也不会提供补助金。国王自然厌恶国会。他失去了主要宠臣白金汉，自己亲政，以后再也没有毫无保留地信任过任何人。此后，查理主要依靠自己的天赋和性情指引。他施政的一般性宗旨仍然多少不够合法，大概更欠缺审慎，但他的举措不再轻率、仓促。^①

我们尽量公正地展示后来若干年发生的事件，只要它们涉及外交、宫廷和政体。这些事件为数不多、意义不大，但读者为了理解后来的重要事件，有必要了解前因。

查理丧失了所有补助金；计出无奈，只得采取措施。合理、健全的政策本来就应该产生这样的结果。他跟法兰西、西班牙两大君主国议和。迄当时为止，这两场战争既无必要、

^① Rushworth, vol. v. p. 440.

亦无荣耀。英格兰内乱方殷、软弱无助，但法兰西、西班牙都无意入侵敌国。两国的举措仅限于自卫，抵御英格兰王国无气无力、协调不佳的远征。国王和国会的猜忌和争执解除了强敌的武装，两国心满意足。他们刻意避免刺激英国人的恐怖或愤怒，致力于统一和绥靖本国。两国都急欲重新赢得英国人的善意。西班牙国王慷慨地释放了在加第斯远征中被俘的所有英国人，放他们回国。英军撤出雷岛以后，法兰西如法炮制。列王既然有了这样的态度，无须多少借口，不难达成和议。英法首先签订和约。^① 查理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为胡格诺派要求任何条件，只能抛弃他们，听任法兰西国王处置。随后，英西两国签订和约。帕拉丁没有获得有利条件，西班牙只作出斡旋复国的一般性承诺。^② 这两场战争对王国内政的影响至深至大。国王和国民此消彼长，肇因于是。不过，王国外交利益并未因此而改变。

英格兰当时的外交形势不可能更有利了。波旁王室和奥地利皇室争雄，欧洲各邦非杨即墨；双方不仅利益对立，相互猜忌尤甚。这种形势保障了岛国的安宁。双方势均力敌，不必担心偶然事件扰乱势力均衡。公认力量最强的西班牙君主国距离最远。因此，英格兰自有政治动机：跟邻邦结为更紧密的联盟和盟友，坐享其利。西班牙领地分散在世界各处，畏忌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帝国因此始终俯仰随人。法兰西更紧凑、更有活力，富国强兵、蒸蒸日上，最终跟奥地利皇室相伯仲。然而，法兰西其兴也渐。英格兰仍然有机会及时干

① Rushworth, vol. ii. p. 23, 24.

② Idem ibid. p. 75. Whitlocke, p. 14.

涉，遏制其优势。于是，查理回避了臣民的种种异议，他立于不败之地，受到欧洲所有列强的追求和尊重。自古以来，岛国列王鲜能及此。他既可以大有作为，赢得荣誉；也可以谨守中立，确保安全。

在本朝剩下的时间里，国王一直保守中立。他似乎不关心外交事务，仅仅考虑御妹和帕拉丁的荣誉和友谊，试图减轻他们的不幸。他和法兰西国王联手斡旋，促成瑞典和波兰国王的和议。他们希望，瑞典国王能保护受到压迫的帝国新教徒。著名的古斯塔夫国王英雄本色，辅以最明智的政策，为时未几，就在当时列王中出类拔萃。瑞典原先籍籍无名、无人在意，一变为欧洲平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查理为了鼓励和帮助他入侵德国的计划，同意为他装备六千人；但为保存中立的外表起见，假借了汉密尔顿侯爵的名义。^① 侯爵跟古斯塔夫约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募兵，费用由查理支付。他率领这支军队，在易北河登陆。不久，决战在莱比锡打响。古斯塔夫的雄才大略和瑞典军队的勇武胜过了蒂利的将略和帝国军队的勇武。这位英雄的余生就是一片连续不断的胜利，主要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因为天赋和勤勉造就的才华。古代史上常有势如破竹、开地千里的记载，令我们不胜钦慕，此时居然在现代编年史重现。现在既不是尚武的各族联合起来，攻击一个武备不修、缺乏纪律的民族，也不是英雄攻击懦夫。裴迪南的百战精兵由当时最声誉卓著的将领统率，每次交锋都铩羽而归。瑞典常胜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纵横

^① Rushworth, vol. i. p. 46, 53, 62, 83.

德国全境。然而，盟友出乎意料的非凡成功反而破坏了查理原先结盟的目的。古斯塔夫陶醉于胜利，开始策划更加雄心勃勃的宏伟蓝图。他从裴迪南的轭下解放了德国，打算纳入自己的治下。瑞典国王拒绝将帕拉丁公国交回原主，除非公国完全臣服于他。^① 由此，交涉迁延不决。最后，瑞典国王在吕岑战役中阵亡。他在此大破敌军、获得全胜。

我们叙述这些事务，已经讲到几年以后，以免后面再返回来继续讲，因此打断关于查理宫廷和王国的叙事。

查理主持宫廷，跟家人相处，可敬可亲，蔑以复加。他为夫体贴，为父宽容，为主仁厚，为友笃实。他在私生活当中的表现完全无愧于这些褒词。人君外在的优点，他无不高人一筹；内在的品质，他也并不缺乏。他的辞令和举止或许有点过于庄严、拘谨，但大体符合他高贵的地位，为他自然而然的矜持、庄重增光。他的性情处处流露温和、公正，似乎足以保证他不会轻举妄动、行险侥幸。他在对话和交流当中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似乎足以保证他在一切合理的事业中成功。他还具备其他的才能，生于草野足以怡情遣兴，身为明王足以造福国民。他对各种美术都有出众的品位，在某种程度上，绘画是他最心爱的消遣。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寻常的君侯，对其他人的作品有良好的判断力，自己也颇有创作之才。在别的时代、别的国家，这样的君主能保障繁荣和幸福的朝代。但他浸淫于王权至上的理论，不能向自由的精神让步。这种精神在他的臣民当中日益盛行。他的政策缺乏足

^① Franklyn, vol. i. p. 415.

够的活力与远见，不足以压制臣民的权利主张，保存历代先王相传的强势特权。尤其是，宗教热忱已经普遍传播，打击了所有的审慎观点，妨碍了通常影响社会的所有动机发挥作用。

不过，这些因素造成的不幸还很遥远。查理现在大权在握，安享朋友和廷臣的交际。他最喜欢这种温和的乐趣。

白金汉在世时，查理多多少少因为他而疏远了王后。公爵去世后，国王就将王后视为主要的朋友和宠臣。詹姆斯性格淳朴，轻视女性，把她们排斥在宫廷之外。他的宫廷因此更像集市或交易所，不像伟大君主的御所。明君理应胸怀广阔，海纳百川。查理却对所有女性彬彬有礼，对王后矢志不渝、信任不渝。王后的头脑和精神不下于美貌，无愧于王夫的钟爱，但她性格多少有些冲动，容易刺激国王草率行事、有失审慎。她虔信自己的宗教，堪称极大的不幸，因为这样就增加了敌视宫廷的广泛猜忌，她为天主教徒争取的某些宽容引起了国民的普遍反感。^①

在英国过去的政体中，君主对国民没有多少依赖。国王简任大臣，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就是根据大臣的能力，不考虑他们对国会的影响或手段。在那以后，列王的锦囊妙计就是：只要民众领袖过分侵蚀王权，就给他们加官进爵，希望他们以后会留意不再损害已经属于自己的权力。查理现在乞灵于此道，充分证明英国宪制已经发生了一场隐秘的革命，君主必须接受新的政治准则。^② 然而，当时国王的观念和清

① May, p. 21.

② Sir Edw. Walker, p. 328.

教徒的观念南辕北辙。国王争取到的国会领袖立刻丧失了影响清教派的能力；清教徒甚至视他们为叛徒，深恶痛绝、势不两立。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就是这样。国王首先封他为男爵，然后封子爵，最后封为斯特拉福德伯爵；授约克议会主席、爱尔兰副王，参知政事、夔理机要。斯特拉福德天资卓异、才华过人，不负君上重托。伯爵为人庄重、简朴，人多敬之而不爱之。他矢忠国王，毫无贰志。但他原先竭尽全力削减王室特权，现在却竭忠尽智维护王室特权，可见他易受个人利益和野心所动，似乎不可能品行无瑕。大约同时，杜德利·迪格斯爵士授大法官法庭案卷主簿。罗伊授检察长。利特尔顿授副检察长。这些人都是国会之领袖、本业之翘楚。^①

在所有教会事务乃至许多世俗事务中，伦敦主教劳德对国王影响极大。如果仅仅严守清规、戒绝逸乐就堪称品德高尚，那么此人就是名副其实的有德之士。如果舌战群儒就堪称学问渊博，那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博学之士。他无限勤勉，弘扬自己的圣职和宗风，除此之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以不屈不挠的热忱维护宗教的事业，也就是说，以严厉的手段将自己的信条和虔诚的礼拜强加给顽固的清教徒。这些清教徒亵渎神明，竟敢反对他。他为了实现神圣的目的，无视任何人道的考虑。或者，换句话说：他性格轻率急躁，因此缺乏审慎的考虑，忽视礼貌的规范。他乐此不疲，把所有的敌人想象成忠诚和真正虔诚的公敌。由此，他把自己每一次

^① Whitlocke, p. 13. May, p. 20.

怒火发作都视为美德和功绩。此人对国王影响极大。查理天性随和，在他的引导下采取措施。事实证明，这种措施对查理本人和他的王国都是致命的。

国民当时的心态极其敌视迷信。有些人习惯古老的礼拜，另一些人遵奉改革派最初认可的礼拜；这两派很难留在同一个教会的礼拜当中。劳德却选择这个时候引进新礼拜和仪式。革新肯定会引起反感，何况从公益出发，还有另一种有力的反对理由。许多教会长老支持劳德的举措。他们和劳德一样，普遍受过神圣古典教育。这种教育吸收了许多四、五世纪盛行的宗教感情。众所周知，那时的基督教会已经陷入迷信之中。以后，罗马的政策保存并增加了教会的迷信。^① 因此，复兴古老的观念和习惯不可能不使英国的信仰和礼拜多少接近天主教迷信。王国臣民普遍对天主教怀有极度的恐惧和憎恶，清教徒尤甚。人们还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隐秘的动机，没有人会怀着如此不屈不挠的热忱，将如此无足轻重的仪式强加给倔强顽抗的国民。劳德的计划是步步为营、得寸进尺，渐渐将英格兰带回他们祖辈信仰的宗教。他们没有想到：迷信的主教将这些无足轻重的仪式推荐给他们，只是为了使他们显得更圣洁、更虔诚，此外别无目的。劳德及其同道非但不反对礼拜类似罗马，反而视为优点。他们称罗马天主教会为母教会，对待天主教徒比对待清教徒和新教徒更友好。他们经常称天主教会为真正的基督教会，拒绝、至少极不情愿这样称呼其他教派。他们公然赞许这些教旨，相信英格兰教

^① May, p. 25.

会眼看就会回归罗马的人不限于清教徒。罗马教廷自身也希望重新赢得岛国的权威。他们为了促进劳德假想的善意，两次秘密提议封他为红衣主教，劳德两次都拒绝了。^①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内在的主宰不允许他迁就，除非罗马不再是今天的罗马。^②

德文郡伯爵的女儿已经改信天主教。劳德问她改宗的理由。她说：“主要是因为我讨厌拥挤。”主教请她解释这话的意思。她回答说：“我料想阁下和其他许多人马上就要去罗马。我怕挤，就先您一步啦。”必须承认：劳德不应获得天主教徒的称号，但他的宗教精神跟罗马教廷相同，只是程度较轻而已。同样要求尊崇僧侣。同样要求服从宗教会议和枢密院的信纲和裁决。礼拜同样浸染浮华的仪式。同样迷信节日、姿态、肉食、法衣。无怪乎各地清教徒无不心怀恐怖，视主教为敌基督。

劳德为新仪式牺牲了自己和邦国的宁静。例如，不容忽视人们指责他在圣凯瑟琳教堂用新仪式举行献祭，流言四起、怨声载道。

主教接近教堂西门时，响亮的声音叫道：“打开吧，打开吧，永恒之门。荣耀的君主请进！”教堂门立刻打开，主教进门。他双膝跪下，抬起眼睛，伸展双臂，口吐真言：“这是神圣的地方。这是神圣的土地。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宣圣。”

他走向讲道坛，一路上几次从地上拿起尘土、撒向空中。

① Rushworth, vol. ii. p. 190. Welwood, p. 61.

② Rushworth, vol. iii. p. 1327. Whitlocke, p. 97.

他走近圣餐桌，一再向它鞠躬。他们返回时，在教堂里绕行了几圈，一面走，一面吟诵赞美诗。然后，他们进行某种形式的祈祷。结束语是：“我们为这所教堂祝圣，为你们分出圣洁之地，不再受寻常的用途亵渎。”

此后，主教站在圣餐桌跟前。他再三严肃地诅咒以后胆敢污染圣所的人，无论他们以军事操练，还是以世俗法庭压迫圣教。他每次诅咒完，就向东方鞠一躬，叫道：“让所有人民齐声说，阿门！”

他结束了所有虔诚的诅咒，然后大肆祝福所有参加设计和建立这座圣洁、美丽大厦的人，祝福已经捐献或即将捐献杯、盘、餐具的人。他每次祝福时，都照样向东方鞠一躬，叫道：“让所有人民齐声说，阿门！”

然后，布道开始。主教祝圣、举行圣礼的方式如下。

他走近圣餐桌，一再慢慢致礼。他来到桌上的面包和葡萄酒跟前，一连七次鞠躬。他一再祈祷，靠近圣餐，轻轻掀起面包上的餐巾。他一看到面包，就突然让餐巾落下、倒退一两步，一再向面包鞠躬。然后，他再次接近圣餐、揭开餐巾，鞠躬如仪。

他接着就拿起有盖的杯子，斟满葡萄酒。他放下杯子，后退，三次向杯子鞠躬。他察看葡萄酒，放下杯盖，退回来，鞠躬如仪。然后他领取圣餐，分发给其他人。一再祈祷后，庄严的祝圣礼结束了。此时，人们设想：建筑物的墙壁、地板、屋顶已经充分圣化了。^①

^① Rushworth, vol. iii. p. 1327. Whitlocke, p. 97.

迄当时为止，除大教堂以外，所有教堂的圣餐桌都放在中间。当局严令改变圣餐桌的位置。^①圣餐桌必须放在教堂东端，用围栏围住。圣餐桌称为圣坛，正如主祭的神职人员通常称为牧师。这种革新激起了多少不满，唤起了多少怀疑，不难想象。

牧师跪在圣坛前，身穿镶边法袍主持圣餐礼。众所周知，这些也是罗马天主教的习惯。于是，物议鼎沸。然而，反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了主教引进这些习惯和仪式的热忱。

教堂所有的装饰品，尤其是图画，必须有助于向道之心，是这种宗教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罗马天主教滥用装饰品。迷信由此而生，就是清教徒所说的偶像崇拜。劳德将这些成分引入英格兰教会，自然免不了物议鼎沸、怨声载道。但劳德此刻大权在握，坚持己见，几次试图增加装饰品。调查还发现：他引进的许多图画跟弥撒书插图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受难像也没有遗漏。受难像的十字架将永恒的慰藉许给虔诚的天主教徒，将恐怖留给所有健全的新教徒。^②

索尔兹伯里的书记官谢菲尔德在星室法庭受审，此案非常值得注意。他的罪名是：违背索尔兹伯里主教的明令，破坏了该城圣埃德蒙教堂的彩绘窗户。他自诩破坏了偶像崇拜的遗迹。但这种热忱的举动使他丧失了官职；他只得缴纳五百镑罚款，公开认罪，保证行为良好。^③

牧师没有遵守所有这些仪式，钦使法庭就会将他们停职

① Rushworth, vol. ii. p. 207. Whitlocke, p. 24.

② Rushworth, vol. ii. p. 272, 273.

③ Ibid, p. 152. State Trials, vol. v. p. 46. Franklyn, p. 410, 411, 412.

或罢免。许多主教还强令教区长发誓：检举所有不遵教规的人。^① 伊丽莎白朝已经有过先例，但还是引起了相当的不满，因为这种措施酷似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

劳德为了进一步远离长老会模式的宗教改革，建议应该把教规和礼拜强加给海外的贸易公司和英国军团。^② 荷兰和瓦隆外侨的教会都接到命令，必须加入英国国教会。宗教宽容只限于第一代侨民和他们的孩子，以后就不再适用。^③ 国王驻巴黎大使斯卡达摩尔也奉命不再跟胡格诺派团体接触。甚至通情达理的人也倾向于谴责这种做法，因为这样不仅引起了英格兰国内的反感，而且使王室在海外丧失了改革派的支持、不再享有改革派公认首领的利益。^④

枢密院借口平息争论，下令双方不得在布道或出版物当中涉及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争议。然而，以下的抱怨大概事出有因：命令对双方不偏不倚，执行却只针对加尔文派。

查理纵容教会，劳德及其追随者投桃报李。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夸大王室权威，竭尽全力鄙弃、憎恶清教徒主张的自由、独立宪制。既然教会长老为提高王权，慷慨地牺牲了公共自由，清教徒也毫不犹豫地侵蚀最无可争议的王室特权，以便弘扬教权、谋求自己的统治和独立。罗马天主教会的所有信条都来自几位教父，主张精神权力摆脱世俗权力的羁绊。英格兰国教会现在吸收了这些信条，跟她的政治和宗教原则

① Rushworth, vol. ii. p. 186.

② Ibid. p. 249. Franklyn, p. 451.

③ Rushworth, vol. ii. p. 272.

④ State papers collected by the earl of Clarendon, p. 338.

编织在一起。神圣的使徒宪章优于合法的国会宪章。^① 他们把神权政体夸张为神圣、无瑕的体制。一切权利属于教权。在属灵的问题上，世俗的平信徒甚至无权保留个人的判断。教会法庭以主教的名义开庭，不提国王的权威。查理对民众议会的所有主张无不猜忌，却似乎乐于鼓励教士的侵袭。国会的独立精神给查理造成了许多不便，他因此完全仰仗这些教士。后者公开表示，热忱地服从王室权力和查理本人。国王也没有预见到：他提升的教会权力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最后可能对公共安宁造成更大的威胁，对王室特权同样致命。

普遍的看法是：劳德早在加冕礼上就开始标新立异。查理虽然没有注意，许多旁观者却印象深刻。通常的仪式后，他向国王诵读：“起立，握紧。从此以后，圣上借全能上帝的权威，借吾辈主教和上帝仆人之手，继承了列祖列宗的遗业。正如圣上所见，牧师比任何人更接近圣坛。因此，圣上勿忘：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要给他们更大的荣誉。牧师是上帝和凡人的中介，能够将为圣上安顿帝王的宝座。圣上就是牧师和凡人的中介。王中之王、圣中之圣耶稣基督与圣上同在，愿圣上万寿无疆。”^②

国王喜欢伸张王室特权的原则，不仅因为帝王的耳朵好谀乐顺。查理实施无国会统治期间，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了。他虽然节俭有度，维持政府仍然需要金钱。他的征敛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恢复废弃的旧法。其二，借助更公开或是更隐蔽的手段践踏国民特权。国王虽然性格仁慈温厚，仍然

① Whitlocke, p. 22.

② Franklyn, p. 114. Rushworth, vol. i. p. 201.